北人，南土

张海珊

对地道的北方人来说，江西，山长，水远，路遥，平日不大有亲近的机缘，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只是知道，那是一块红土地，是一方热土，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于江西的宁都就更加陌生。我绞尽脑汁，搜索枯肠，跟宁都在地理、文化上最接近的知识，大概要数《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耳熟能详的小学课文，但所写的也是发生在宁都的紧邻——瑞金的故事。

2023年初春，偶然的机会走进宁都，虽属走马观花，也领略到它的迷人之处。虽是初春，从南昌到宁都，一路满是绿色。路边偶见新开挖的土地，确实是赭红。路上，宁都文联的工作人员，以稳重而自豪的语气，介绍宁都的文化是“三色文化”：红色、绿色、古色。

红色，自然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浓墨重彩、堪称传奇的一笔。宁都被称为“红色摇篮”：红军当年为解井冈之危，撤退到宁都及其周围的绿水青山间养精蓄锐，有如神助般一次次顽强地站起，一次次更加强大，最终北上夺取政权，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绿色，不仅指宁都郁郁葱葱的良好自然生态，也是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美好景色。至于古色，是指宁都保存良好的古建古生态布局，也令人自然联想起黄色——那是古代客家人的祖先，恋恋不舍地离开的故乡黄河流域的颜色，也是他们珍而重之代代相传的家谱那薄脆而泛黄的书页颜色。

这确实可以概括宁都的文化风貌；深入了解之后，觉得这几种色彩，还有着更为传奇的交织。正如红、黄、绿三原色，排列组合构成了世上万物的斑斓色彩，红、绿、古三色交织，也牢牢铸就了中华的精魂，那就是骨子里对美好生活的深刻向往和不懈追寻，是华夏的精神基因。自古及今，这基因在宁都深种、广传，一代又一代，从未消弭。

在宁都，随机问当地人，几乎百分百都是“客家”。后来了解到，宁都是纯客家县，这里还是中原先民南迁的早期居住地和集散中心，因此也称为客家祖地、客家摇篮。赣闽粤地的客家人也多是从这里再次出发，走向各自最终的定居点。客家，简言之，就是移民。令人惊叹的是，明明千百年来，无数代人已经定居于闽赣粤，但“客”之一字，却一直被坚持。这“反主为客”的自我称谓，表达的其实是移民对中原和祖先的深刻铭记。

纵观中华历史，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时或有之。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多是贫民为生活所迫出走谋生，在异地发达之后，也常常会反哺甚或回归故土，像是天上的风筝，始终有根线，一头系紧故乡。客家南迁，却有所不同：多是名门大户、门阀士族举家举族的迁徙，属于连根拔起，且不再回头，在移居地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比起其他的人口迁徙，似是更加盛大、决绝而悲壮。而这种举家举族的南迁和定居，特别需要也恰好适合最大限度地记忆、保存族群原先的文化和特色。因此可以说，客家人带走了较为完整的中原文化体系，并严谨地保留了它。比如，许多在北方已不多见的汉族文化和习俗，在宁都，反而有着更好的存留和体现：“耕读传家”的风气浓厚，在科举时代，小小的宁都就出过二状元、一探花，进士更有一百三十名之多。许多村子遍布着各姓自建的古朴厚重的宗祠，宁都方言里，留存了大量的汉语古音、古字，就连宁都美食的刀工和做法，细致而繁复，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孔夫子著名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不禁感慨：宁都的客家人身上，分明潜藏着中华最初的历史记忆、最强的文化脉动和最神秘的基因密码。据说，宁都是在两千年前，“突然出现在历史上”的，这与中原人南迁的历史有着某种暗合。这里最早叫“阳都”，意为江水交汇之处。一处高山，两处河流——梅江、琴江成丁字形交汇，构成宁都的基本地理面貌。自秦始皇征南越秦军由此寻水道运兵粮，三国时孙权在此设白鹿营，一直到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26军的“宁都起义”，宁都在中国历史上实在不容小觑。

据考证，历史上中原地区人口大规模南迁有五次，北方的战乱迫使当时的居民，包括世家大族痛下决心，举家举族离开世代居住的北地，毅然决然，连根拔起。沉浸在宁都浓厚的客家文化氛围里，总有些画面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闪现：

车辚辚，马萧萧，尘埃不见咸阳桥。所有家人已经远去，再望一眼空旷的庭院，祖宅的大门在吱呀声里缓缓闭合，衔在兽头口中的冷凉门环上，依稀还留有恋恋不舍的手指的余温。他——客家人的某位先祖，一定是慢慢合拢大门，不愿打破这脆薄而凄凉的静寂，再多一点儿声响的扰动，心中的悲伤恐怕就会决堤，引发酸胀的眼窝中久蓄的洪流。就这样吧！最后一次关上院门，他转身，咬牙，加快脚步，或者扬鞭催马，追赶前程飞扬尘土中的大部队：他知道，稚子、老父已多少次在频频回首，担心地遥望。

又或许，他是在家族所有人出门之后，最后一次轻抚祖父亲手种下的庭树，也可能，是最后看一眼在北方寒风里树叶落尽、冷硬如工笔线条般的枝干间，那孤零零的喜鹊巢，然后，决绝地最后一次跨过门槛，任由祖宅的黑漆门扇在身后四敞大开：人都永远离开了，门还有什么用？在这乱世，关门阖户，又能卫护谁的安宁？

他追上南迁的队伍。队伍里没有直上干云霄的哭声。是的，他们是被迫的出走，但更是怀着决心和憧憬的出走：要在另一个美好安宁的地方，重新开始他们向往的和平与繁盛。这连根拔起的出走，有离乡背井的惨伤，更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至少，母子还在一起，祖孙还在一起，兄弟也在一起，亲族都在一起。内心伤痛而坚定，神志冷峻而清明，在漫漫长途上，他们彼此扶持，更互相鼓励：走吧！南方，有更绿的树，更清的水，更暖的风……

想象不出，拖家带口、携着沉重的行囊，他们是如何一路走到宁都，他们又究竟走了多久？站在宁都，望向北方，北方也是连绵的山脉，不高，却足以阻断探究遥望的目光，只能摹想——

他们是在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在冬天一路走来？
他们走出中原，看着连绵的群山，有无喜悦或者惆怅？
他们对将在异地开始的生活，满心期待还是忧惧重重？
他们肯定休息过，坐在哪块山石之上，哪片树荫之下？
他们是起火做饭，还是随意啃点干粮、采点野果充饥？
他们在哪处山泉饮过水，在哪处河边洗过脸上的尘灰？
他们可曾在沿途人家借宿，或者在野外瓜棚李下露营？
他们不谙世事的年幼儿女，是否在一旁不知愁地嬉闹？
……

往者不可追。细节丰富的小说，是后世发生的文体。不知有无悲壮或凄苦的歌吟，及时记录过客家人这一路决绝，一路负重，一路憧憬，一路向南，一路行行重行行……

一路翻山越水，风尘仆仆而来，终于走到如今的宁都。他们落脚、歇息，有人决定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定居。也有人歇息过后，互道珍重，毅然拜别亲友或是旅伴，选择再次出发：向南、向东、向西。唯有背后的北方，是回不去的家乡。宁都，因此被称为客家祖地，类似“山西大槐树”的地方，是古代华夏大移民最著名的地标。

北人，南土，客家。

故乡峰高路远，山长水阔。

宁都岚遮雾绕，草浓莺飞。

终究是在这里停留下来了。留下的人在这陌生的红土地上，在这寄予了他们全部希冀的红土地上，深望北方之后，转回头来，埋头弓背，深耕细植……从此，故土留在每个人的心尖上，留在族谱脆黄的纸页间，留在各种繁复的规矩和庄严的仪式里。从此，他们需要把这虚拟又真切的故土，格外仔细而郑重地保留，客家人也有一根风筝线，牢牢系紧的是精神的中原，是华夏的传承。

中华民族的生命树，最终在这里分出粗壮的枝丫；华夏年轮，自此展开新的轨迹和版图。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千百年后，他们定居的宁都这片青山绿水，会给华夏带来什么样的馈赠。出走、掩藏、赓续、反哺，宁都的客家人，注定要给中华的希望以重要的支撑。

时间来到20世纪。当时堪称弱小的红军队伍，自井冈山转战来到赣南地区，在宁都休整，周旋、集结，重新出发。这片客家祖地，给予了红军最深的热忱和最强的支持。在多少个村落，他们打开祠堂，供红军起居；在敌人搜索时通风报信，掩护红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多少名红军将领，都曾在宁都的客家祠堂里住宿、沉思，传奇般战胜了敌人的“围剿”、追捕，重整队伍。

青塘镇、小源村、黄陂镇、小布村、龚家祠……宁都满布着红军战斗、成长、壮大的印痕。单单在一个小布村，就出现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台，第一份“参考消息”；毛泽东的名篇《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也是在这里整理完成；许多战略在这里成型，思想在这里磨砺：“敌进我退，敌疲我扰……”

当年红军为什么会落脚在宁都？因为“有得吃有得住”。这最简单的语句，却托举出那艰苦年代最大的盛情。“食”与“寝”，是人类最重要的能量补充途径，“寝食难安”，怎能有所成就？宁都以最朴素的方式，涵养滋育着低谷期的革命者，使他们能重整旗鼓，奔赴未来。

更何况，还有五万多宁都客家子孙，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跟随红军一路征战，一路牺牲，一路向北。据记载，当年五人中就有一人加入红军，几乎占了宁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有名姓可考的烈士有一万六千多位。宁都家家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宁都的华夏子孙，再一次离别家乡，为梦想奔赴。而他们北上的征程，恰好是对千百年前南渡祖先迁徙路线的回溯。路线虽然相反，但是他们奔赴的目标与心中的热望，与当年移居到宁都的中原祖先毫无二致：为公平和安宁，为自己、为亲人、为家族、为民族的好日子。

冥冥之中，仿佛自有某种奇妙的安排。种族的文明难免黯淡、飘零，然而，在某种紧要的历史关头，危殆之际却发现，那也可能是一处伏笔、一种预备、一道东山再起的烽烟。每个流传至今的古老文明里，都必然会有族群的暂时蛰伏，会有子孙的飘零四散，但同时也总会有数代人的长久忍耐和无畏牺牲，以及不论置身何处，心中永存的对故土的虔诚怀想，对幸福的美好憧憬，而因这种怀想和憧憬生发出的认真和拼命，才是永恒的生命力，又因这勃勃的生命力，构成了浑然天成的一次次仿若不自知的预备，才能一次次拯救民族和文明于危亡关头。每个文明都曾穿行过史诗残酷幽暗的段落，暂时的苦难也终将换来以后的勃兴。

宁都客家人，这古老的华夏子孙，在正史中从未缺席。他们在中原故土战祸频仍时挥泪而去，又在国家民族存亡关头浴血来归。他们始终站立在历史上，仿佛坚实的骨骼，强有力地支撑着中华文明的主脉。当年衣冠南渡时如此，易堂九子艰难攀登翠微峰时如此，客家子弟随红军北上时亦如此。唯有心存希望之火，代代传递，宁都的客家人才会有一次次超凡的举动，从而为中华文明的续写，加添流光溢彩的笔触。

这就是宁都——在它缅怀追忆祖先的宗祠里，掩藏呵护过红色的火种；在它俊秀险绝的翠微峰上，也托举保护过文士家族的避世和不屈。这正是宁都文化不可拆分的魅力：传统与革新，自然与人文，红、绿、古三色交叠互耀，奇妙地彼此辉映。红、绿、古，是宁都的色彩，也是中华民族的底色：热血、绿原，还有发祥之地的黄土和黄河，还有古老卷帙的颜色，都在记忆里蜿蜒流淌，在现实中绵绵不绝，共同构成中华文明传承的胎记。

宁都的翠微峰，峰奇景秀，是4A级国家森林公园。中国的名山有很多，奇、秀、险、绝，各擅胜场，但翠微峰还是让人心惊魄动，它其实是一整块拔地而起的船形巨岩，海拔四百多米，长八百米，宽处一百一十米。这巨岩周遭皆为近九十度的悬崖绝壁，只有东南崖壁间的狭小裂隙，勉强可供人攀援上到平阔的岩顶。但就在这样的地方，明末著名文人魏禧为首的易堂九子，却为避战祸携家带口，在其上隐居多年。这卓然的巨岩，承载了他们精神上的卓然。翠微峰静静停泊在宁都县城的西北方向，“船头”正对宁都县城。在我心里，它是宁都客家人永不沉没的精神符号，满载坚韧与希望，一直昂首航行。

本版题图 张宇尘

小县城的电影院

吴文源

我的家乡是在秦岭南麓的一座小县城，依托着浅浅的河滩，四面山脉环绕。大山阻隔了北边的风沙和外界的喧嚣，但也阻隔了不少经济发展的机会。在我的印象中，大商场、咖啡馆、快餐店，只有省城才会有，而在我的家乡，只有便利店、小饭馆和路边摊。

作为千禧一代人，出生在万象更新的2000年之后，我对电影院的初步印象，仍是夜间露天放映的老样式。被挑选的都是老片子，和时髦的院线毫不沾边，在全县最繁华地带的一块空地广场上，搭起临时放映场地，巨大的幕布悬挂前方，密密麻麻摆些塑料椅子，旁边还有人叫卖瓜子、蜜饯。那时候我还很小，被外婆抱在怀里，朦朦胧胧看着那片旧时代的热闹，也不明白荧幕上晃动的光影有什么好。露天电影都是趁着夜色出现，一到白天便蛰伏起来，像极了美梦一场，而记忆里能出门的夜晚总是晴好的，尤其是在温暖的夏夜，晚风拂面的时刻，伴着公开放映的影片声光，我第一次对人世烟火留下了不自觉的深刻印象。

我的童年时光过得简单快乐，没有游戏机，没有游乐园，最喜欢做的事是和小伙伴在屋前屋后跑来跑去，拿着短树枝划拉地上的泥巴。山里的日子要比外头过得慢些，没通高速公路的日子里，从省城到我们这儿来，要走盘山路，七拐八弯地绕上一天一夜才算完，我的父母就是念书时在返乡的大巴车上相遇的。

大约是在高速公路修起的那些日子，露天的夜场电影渐渐不再有了。到后来，小广场也被拆除，那片地方建起了高层住宅楼，原先的景象彻彻底底只留存在了回忆中。

很多年来，小县城都没有一家像样的电影院，我与电影艺术也缘分未到，唯一的印象，是偶尔在家里的电脑上用视频网站看，或者拿着硬盘下载一部部的影像资源。也去省城看过几次电影，以游客身份坐在那样宽敞温馨的大影厅里，买可乐和爆米花，四周静悄悄的无人讲话，一切都很隆重，是我日常经验之外的生活，让人不禁心生敬畏。

直到我十二岁那年，故乡才终于有了一家稍正规些的影院，消息在我们这巴掌大的小城里立马传开。那家其实也并不是专门做电影生意的，准确来说，是在某个饭店的顶层，小规模装修出一片幽暗密闭的空间来，安装巨大荧幕和十几二十张舒适的座椅，对外会打出放映广告，片名和场次时间都在饭店一楼的电子液晶屏上滚动播放，说是电影院，更像是在此地用餐的附属娱乐项目。

我和我的朋友去看过一场，那会儿我们刚刚小学毕业，喜欢像大人一样有模有样地聚会，就挑了这样一个地方。影厅里只有我们几个大孩子，荧幕上放了什么都不再重要，我们快乐地打趣着，有说有笑，高兴起来还会更换座位随意坐到别处。如此一段放肆的观影体验，怕是只有在这样的小影厅、这样的小县城，才能得以实现吧。

或许是这家“附属影院”的出现，让人看到了商机。不久之后，在它对面就开起了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影院。影院有规范的等候区、配有爆米花及可乐售卖的服务柜台、不同时间段选择丰富的放映场次，还足足有好几个放映厅，尽管每个影厅都不大，只有约摸百十来个座位，但这些还是让我看到了省城的影子。我已经忘了在那儿观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小黄人大眼萌》，还是《夏洛特烦恼》，只记得有一场我是坐在最后一排，站起身时挡住了些许通往屏幕的光线——影厅太小，放映的窗口都是矮矮的，稍不留神就会遮挡画面，因此坐在后面的观众，进出都得躬身行走，以免影响他人观影。

“观影”这项娱乐方式新奇而又陌生，并且广受欢迎。终于能够与时俱进地在家乡看一场院线影片，对我们这些群山中长大的孩子来说，是跨时代的大事件。那时候智能手机普及不久，县城里其他的娱乐设施也并不多，连时兴的奶茶店都尚未开起来几家。闲不住的孩子们在QQ上随时约着聚在一起，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在街上闲逛、在体育场兜圈，或是看场电影。一时之间，我的朋友们无人不去电影院，哪怕是不怎么卖座的片子，影厅里都坐得满满当当，可谓是群体性的一场狂欢。

这场热闹，我并没参与多久。在小学毕业后，我便考去了省城，自此在他乡度过我的中学时代。两地之间是重重山脉，一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分布着数不清的隧道。六年时光里，我过着住校生活，只有稍长一些的假期才回到县城。在故乡，我的人际关系仿佛定格在十二岁那年，除了老同学，几乎再不认识新朋友。

初中那几年我每每返乡，仍会和他们一起聚会，城里只有寥寥几条主干道，走着走着就到了影院门口，我们看看海报，要是有稍感兴趣一点的，便会毫不迟疑地走进去买票。那年头，稀里糊涂看过太多商业烂片了，重要的似乎也不是影片的口碑和内容，而是和朋友重聚的时光。如果一起看了一部好电影，会感到惊喜，不巧看到一部烂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可以快乐地在回程路上吐槽。我们会聊起各自的生活和共同认识的熟人，但因为长大，便不再像小时候一样恣意玩笑，渐渐沉稳起来，少男少女有了大人雏形，过往岁月如同海水退潮。

青春园地
本专栏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
投稿邮箱 wyzkzhuanlan@sina.com

随着年龄渐长，升学压力越来越大，我回故乡的次数也变得越来越少，从最初的一个月一次，到后来即便是寒暑假，我也只回去待几天。曾经的那些朋友，慢慢都断了联系，有时我刷着社交媒体，会意外发现某些人之间变得关系更好，抑或更糟，是在我不知道的某片天地里，他们有着各自的人际交往、悲欢离合，书写着我不曾参与的生活。

故乡亦在我的视线之外默默发展，飞快变化。

每逢佳节返家，我时常觉得恍惚，越来越多的连锁店铺进驻，奶茶店接二连三出现在街道上，河两岸的门面全是样式统一的装潢，我曾熟悉的巷口竟然有了一家装修漂亮的清吧，而电影院也开了好几家，城南城北地分布着，生意不如刚开张时兴隆，那是因为人们已然习以为常。现在的孩子们所拥有的娱乐设施，要比从前的我们多了太多，原先朴素单调的小乐园，正在变成五光十色的游乐场。

高中毕业之后，我又和一些老朋友恢复了联系，我们在微信聊天，给彼此的朋友圈点赞，依旧会在返乡之后相约出门散步，或是看一场电影。走在路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要说，时间跨度、旧回忆、这些年各自的变化。让我觉得惊奇的是，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大段岁月仿佛变得透明，聊起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时，依然有着底色相同的见解。而他们在故乡读书这些年，眼界和心态也并未有什么狭窄之处，反倒有许多风采独特的奇思妙想，定然与这越来越开阔的环境、越来越便利的交流、越来越繁华的世界，都有着脱不开的联系。

我有时和成年后认识的朋友聊起天，提到我生长的地方是在秦岭山中，他们往往就会好奇地发问：“你们那儿如果要买什么东西，是不是还得下山？”我都会笑着答：“其实就是城市建在了山里，和外面没什么两样，现在有快餐店，有咖啡馆，还有电影院。”

在我心里，电影院向来是个神奇的所在。那是县城孩子与外界有了更多联结的标志，是繁华世界映在荧幕上，我们渐渐从中获得了自己的想象。大家心里都装着一个走出群山的梦，但真正走出去之后，仍会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热忱，有时是遥遥念想，有时是决心折返，要把我们曾生活并深爱的过往世界变得加倍美丽，加倍可爱，幸福指数更高。

每每返乡，我还是习惯在闲时买上一张电影票，坐进小而温暖的影厅，正如回到大山怀中，即便四面墙壁坚硬厚实，亦能开凿出一线隧道，看到天光乍现般的尘世梦想。

（作者系南开大学2021级本科在读。）

插图 @小兰西

编辑手记：

19世纪的一个冬天，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咖啡馆，首次公开放映电影，这一天被称为电影的诞生日。作为一种诞生于市井的艺术形式，电影始终与城市有着不解之缘。城市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土壤，而电影又在时刻反映着城市的历史变迁。

《小县城的电影院》这篇散文，作者吴文源以家乡电影放映形式的种种变化作为切入点，回忆了从儿时到成年，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家乡所发生的巨大改变，抒发了自己对童年、对故乡的拳拳怀恋之情。

相较于繁华的大都市，大山里的小县城似乎更需要精神生活的滋养。家乡的电影院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从业余到正规，再从简陋到高档，这逐步的变化看似不起眼，却无一不透露着时代的气息。在作者细致而富有情感的观察之下，小镇今非昔比的改变栩栩如生般跃然纸上。

跟省城相比，小县城的电影院虽然略显寒酸，却是作者记忆深处闪闪发光的美好回忆。这些引人共情的文字，让我想起了年初大热的奇幻日剧《重启人生》。33岁的主人公近藤麻美生活在并不繁华的乡下小镇，在意外死亡之后竟奇迹般地经历了一次次的重生。带着生前的记忆不断重复着数十年的人生，对谁来说无疑都是枯燥而乏味的，而在童年这样一成不变的人生经历中，中学时代与闺蜜同游家乡新开的商业广场，是麻美每一次都不愿更改的日程计划，就像她在旁白吐露的心声：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次，但每次仍然像第一次一样开心。

在吴文源的《小县城的电影院》中，我也读出了相似的情感，电影院是否简陋并不重要，当时看的电影好不好看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影院度过的难忘回忆，是那些与朋友相知相伴的时光本身。乡村的黄土地、时代变迁中的县城小镇，曾是多少人的精神家园和创作源泉，对于离乡求学的吴文源来说，她也一直坚信故乡是一个人生命的底色，是一个写作者笔下永远的母题。天津地处沿海平原，在这里她常常想起那群山环抱的童年，以及故乡的风土人情。诉诸文字，电影便成了她打开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对电影的热爱，承载着她的文学之梦，也承载了她无法割舍的思乡之情。

紫燕衔泥入梨乡

金学钧

一条古老的河流，万年未曾改辙
河畔古槐树下是我的村落
泥河、桑园、杨家峪，一串美丽的名字
一如我的小名，被青山着色
沟河，在罗庄子镇大写的人字
川流在蓟北高山与日月交错
像是一条弯曲的扁担
挑起生生不息的岁月
一头挑起平谷金海湖的春波
一头挑起蓟州环秀湖的秋色
一头挑起梨乡的千载雪

一头挑起溶洞的亿年月
平衡了京津冀的生态
绿化了蓟北的壮丽山河
罗庄子镇，绿色家园的缩写
原创乡愁的中国结
沟河街泥，紫燕翩翩飞入梨乡
每个廊柱都成为燕子的宫阙
人与自然浑然一体
绿水青山在这里更加和谐
红香酥、佛见喜
高科技新品种向世界发出请帖
关东红、白马牙
传统作物成为网红的新媒介

蓟州大溶洞里别有天地
乾坤之花盛开在时间之穴
更有几多古树盘根错节
彰显着悠久历史和生态岁月
山乡振兴谱出了新曲
扬鞭催马创新从头跃

罗庄子镇，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蓟北的群山中熠熠闪烁
紫燕衔泥入梨乡，声声绿未了
沟河清流飞瀑布，湾湾唱新歌
梨乡春来飘香雪
秋到满山结硕果

荷花

何书云

你从泥里走来
却是那样的娇艳
小鱼儿吻了你的脸一下
你的脸就红了
团团荷叶为你遮羞
轻风却掀开了她的衣裳
露出了尖尖角
蜻蜓停落在你的头顶
嗅着你的体香
那凸凸的眼睛闪亮闪亮

荷塘边的孩童们高喊：
“荷花好美啊，
快要结莲蓬了！”
你无所顾忌地褪去花容
敞开胸怀
莲蓬慢慢长大了，勾着头
一脸的笑容

裁下一畦绿色

张秀梅

这个春天
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光
清理了屋后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
我找来好久未用的铁耙和锄头
笨拙地刨地锄土

这个过程多么像给灵魂锄了一遍草
终于整理出一条长长的菜畦
新翻的泥土散发着清新
如同诗歌散发的芳香
之后，我又弯着腰身
一手挖坑，一手放苗
双手再轻轻抚平苗的四周
像温柔地给一个婴儿盖上棉被
这个春天
我栽下的一畦绿色在地上也在天空
像希望，在闪闪发光

卖杏子的姑娘

崔鹤同

街头，一车
五颜六色的杏子
盛在圆圆的柳条筐里
车前圆圆地围了一圈人
有问价钱的，有动手拣的
有站着看的，也有拿着
朝嘴里送的，那姑娘穿着
一身碎花裙，身材高挑儿
皮肤白净，始终笑意盈盈

仿佛这是一车欢喜团子
梧桐树上时不时滑落
一声两声圆圆的鸟鸣
金灿灿的阳光，斑斑驳驳
洒落在她的脸上
妩媚动人，我倒希望她偶尔
嗔怒一下，惊鸿一瞥
看她那好看的样子——
杏眼圆睁